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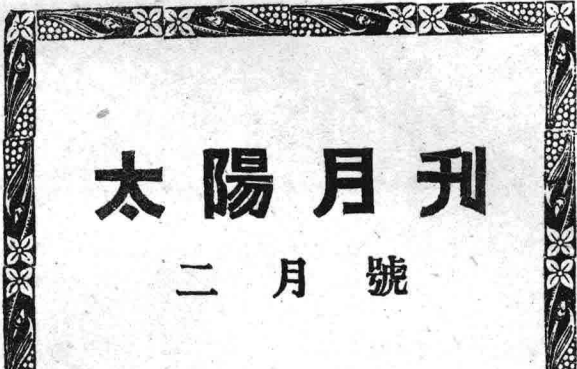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太陽月刊

二 月 号

(影 印 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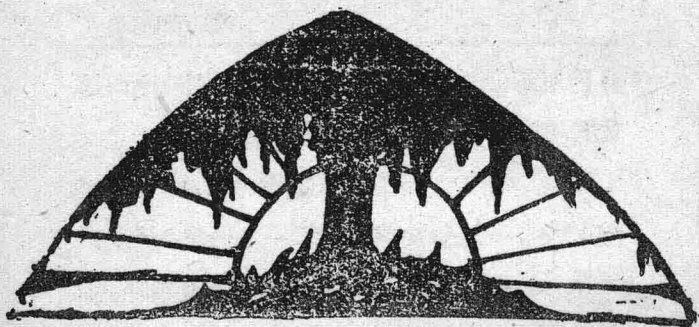
太陽月刊

二月號



目 次

關於革命文學(論文)	1—13	蔣光慈
車廠裏(小說)	1—21	劉一夢
烟(小說)	1—24	樓建南
叛亂的幽靈(詩)	1—4	迅 雷
茶女(小說)	1—26	孟 超
吻(畫)		迅 雷
血與淚交流(畫)		迅 雷
「野祭」(書評)	1—20	錢杏邨
三妹(小說)	1—22	楊邨人
往事(小說)	1—36	蔣光慈
關於「評短褲黨」(札記)	1—11	錢杏邨
編後	1—3	邨 人



關於革命文學

蔣光慈

一

說也慚愧！我本是專門從事革命文學工作的人，而至今却沒曾發表過一篇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文；雖然在『俄羅斯文學』一書中，也曾零碎地涉及到革命文學的理論，但對於如何建設中國的革命文學之一問題，却未曾正式地發表過意見。這一方面是因為我惰性太深，而一方面也是因為我不愛空談理論，——我以為與其空談什麼空空洞洞的理論，不如為事實的表現

，因為革命文學是實際的藝術的創作，而不是幾篇不可捉摸的論文所能建設出來的。

時至今日，所謂革命文學的聲浪，日漸高漲起來了。革命文學成爲了一個時髦的名詞，不但一般急激的文學青年，口口聲聲地呼喊革命文學，就是一般舊式的作家，無論在思想方面，他們是否是革命的同情者，也沒有一個敢起來公然反對。並且有的不但不表示反對，而且昌言革命文學的需要，大做其關於提倡革命文學的論文。雖然他們在藝術的表現上，從未給過我們有革命意義的東西，但是他們能夠贊成革命文學，這總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。有的人說，這一般舊式的作家所以也提倡革命文學的，是因爲革命文學成了一個時髦的名詞，他們是借此來投機的；而且最重要的原因，是他們感覺到自己地位的不鞏固，爲着維持這個與舊社會有密切關係的地位，不得不迎合時代的需要，以冀博得一般新青年的同情。……這種意見是否是對的，我們現在沒有討論的必

要，因為這是個人的問題，我們暫且可以不問。重要的是，這些作家與舊世界有很深的關係，在事實上他們的情緒已經是死去的了，然而他們不得不喊幾句革命文學，不得不也來表示自己是贊成革命文學的人，這可見得中國文壇發展到了哪一個階段，而革命文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傾向了。

中國社會革命的潮流已經到了極高漲的時代，在這個時代裏，無處不表現着新舊的衝突。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是如此的現象，因之在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上，也不得不起了分化。一般先進的分子及一切被壓迫的階級，因為要走向自由的路上去，不得不起來反抗舊的勢力，因之我們很顯然地看出革命與反革命的爭鬥。同時，在我們的文壇上，一般激進的文學青年，為着要執行文學對於時代的任務，為着要轉變文學的方向，所以也就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學的要求，而向表現舊社會生活的作家加以攻擊。這一種現象，在表面上觀之，似乎只是文

壇上的爭論，似乎只是新舊作家的個人問題，其實這種現象自有其很深沉的社會的背景，若拋開社會的背景於不問，而空談什麼革命文學，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。

現在誰也不敢公然地反對革命文學，這實在是可喜的事情。雖然有許多真正的投機的人們，一方面表示贊成革命文學，似乎比誰都激烈些，然而在別一方面却極力詆毀從事革命文學的創作的人爲淺薄，爲幼稚，爲投機，爲魯莽……雖然這是很可恨的事情，雖然這些人們的心理難以猜測，雖然在實際上他們是革命文學的障礙，然而他們無論如何，不敢公然地反對革命文學，這可見得革命文學比不革命的文學神聖些，有威權些；這可見得革命文學在現代中國的文壇上，已經戰勝一切反革命的傾向了。

固然，所謂革命文學，現在還在幼稚的時代，沒有給與我們以充分的成績。然而同時我們也不能承認非革命的文學已經走入成熟的階

段了。所謂中國的新文學運動，不過十年的歷史，在此短促的十年中，文學當然沒有充分發展的可能。這是事實的問題，我們當然不能責備中國文學家的不努力。我們現在的所謂新文學，即所謂白話文學，簡直與以前的舊文學，是兩件不同的東西。在傳習方面，我們從舊文學所得來的非常之少；說一句老實話，一直到現在，中國的新文學還未脫離模仿歐洲文學的時代。在此模仿的時代，中國文學有十分成熟的可能麼？固然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階段很快，但不能超出相當的限度。就拿現代中國文壇上幾個著名的作家仔細地看一看，喂！哪一個能與西歐的大作家相比！只是幼稚，幼稚，幼稚而已！……

不革命的文學尙且如此地幼稚，那嗎所謂革命文學不過是近兩三年來的事，既沒有過去的傳習，又沒有長時期的發育，如何能免去幼稚的毛病呢？若站在革命文學的觀點上，善意地指出革命文學的幼稚，那是應當的而且是必

要的；若自身既不是革命的作家，或者正在那裏繼續寫一些反革命的作品，而罵現在革命文學爲幼稚，爲不足道，那實在是太可笑的，不公道的事情了。站在自己社會的，經濟的，階級的地位上，公開地來反對革命文學或革命文學的作家，那是很可以的事情，不必有什麼扭捏的造作；若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贊成革命文學的理論，而在事實上反對革命文學的作家，說什麼淺薄呀，幼稚呀，魯莽呀，粗暴呀……這只是卑鄙，無耻的行爲！

不幼稚便不能走到成熟的時期，不魯莽便不能打破萎靡的惡空氣。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在於站在旁觀的地位上，罵幾句什麼幼稚與魯莽，而是在於要實實在在地從事於革命文學的建設，打倒非革命文學的勢力。

二

那嗎什麼是革命文學呢？革命文學的內容是怎樣的呢？

說文學是超社會的，說文學只是作者個人生活或個性的表現……這種理論顯然是很謬誤的，實沒有多批駁的必要。固然，在某一部作品裏，可以看出作者的個性或個人生活來，但是同時我們要知道，一個作家一定脫離不了社會的關係，在這一種社會的關係之中，他一定有他的經濟的，階級的，政治的地位，——在無形之中，他受這一種地位的關係之支配，而養成了一種階級的心理。也許作家完全覺悟不到這一層，也許他自以為超乎一切，不受什麼物質利益的束縛，但是在社會的關係上，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，總是某一個社會團的代表。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統治階級的，那他的思想，他的情緒，以及他的行動，總都是反革命的，因之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也是如此。倘若這位作家是代表被壓迫的，被剝削的羣衆的，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，將與前者適得其反，——他將歌詠革命，因為革命能夠創造出自由和幸福來。

因此，倘若我們要斷定某個作家及其作品是不是革命的，那我們首先就要問他站在什麼地位上說話，爲着誰個說話。這個作家是不是具有反抗舊勢力的精神？是不是以被壓迫的羣衆作出發點？是不是全心靈地渴望着勞苦階級的解放？……倘若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這個作家就是革命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學。

我們的時代是社會鬥爭極劇烈的時代，到處都是新舊勢力互相衝突的現象，倘若文學是表現社會生活的，那嗎我們現在的文學就應當把這種衝突的現象表現出來。但是在別一方面，文學並不是機械的照像，文學家自有其社會的特殊的背景。舊式的作家所表現的，何嘗不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？不過他所表現的，是舊的傾向，是反動的一方面，而忽略了新的，能夠創造光明的力量。革命的作家不但要表現時代，並且能夠在茫亂的鬥爭的生活中，尋出創造新生活的原素，而向這種原素表示着充分的

同情，並對之有深切的希望和信賴。倘若僅僅只反對舊的，而不能認識出新的出路，不能追隨着革命的前進，或消極地抱着悲觀態度，那嗎這個作家只是虛無主義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只是虛無主義的，而不是革命的文學。這種作家只是社會鬥爭中的落伍者，他所表現只是不穩定的中間階級的悲哀。

革命的作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舊勢力的罪惡，攻擊舊社會的破產，而並且要促進新勢力的發展，視這種發展爲自己的文學的生命。在實際社會的生活中，一切被壓迫羣衆不但是反抗統治階級的力量，而且是創造新社會的主人。倘若某一個作家不明了這一層，那他將陷入謬誤的深窟，永遠在迷茫的歧路上徘徊。有很多的作家，他們雖然也攻擊社會的不良，雖然有時也發幾聲反抗呼喊，但是始終在徬徨，徬徨……尋不出什麼出路，這對於作者本身的確是很悲哀的事情。但是對於真正的革命的作家，這種徬徨的悲哀，却爲剩餘的東西了。

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心，漸由個人主義趨向到集體主義。個人主義到了資本社會的現在，算是已經發展到了極度，然而同時集體主義也就開始了萌芽。無政府式的個人主義之發展的結果，只是不平等，爭奪，混亂，無秩序，殘忍，獸性的行為……這種現象實在不能再維持下去了，今後的出路只有向着有組織的集體主義走去。現代革命的傾向，就是要打破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社會制度，而創造一個比較光明的，平等的，以集體為中心的社會制度。革命的傾向是如此，同時在思想界方面，個人主義的理論也就很顯然地消沉了。

舊式的作家因為受了舊思想的支配，成為了個人主義者，因之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，也就充分地表現出個人主義的傾向。他們以個人為創作的中心，以個人生活為描寫的目標，而忽視了羣衆的生活。他們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，而不知道有羣衆，只知道有個人，而不知道有集體。不錯，在社會生活中，所謂個人生活

，所謂英雄，當然站有相當的位置，但是現代革命的潮流，很顯然地指示了我們，就是羣衆已登了政治的舞台，集體的生活已經將個人的生活送到不重要的地位了。無論什麼個人或英雄，倘若他違背革命的傾向，反對集體的利益，那只是舊勢力的遺物，而不能長此地維持其生命。

革命文學應當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，牠的主人翁應當是羣衆，而不是個人；牠的傾向應當是集體主義，而不是個人主義。所謂個人只是羣衆的一分子，若這個個人的行動是爲着羣衆的利益的，那嗎當然是有意義的，否則，他便是革命的障礙。革命文學的任務，是要在此鬥爭的生活中，表現出羣衆的力量，暗示人們以集體主義的傾向。頹廢的，市儈的享樂主義的，以及什麼唯美主義的作品，固然不能算在革命文學之列，就是以英雄主義爲中心的作品，也不能算做革命文學。在革命的作品中，當然也有英雄，也有很可貴的個性，但他們只是

羣衆的服務者，而不是社會生活的中心。

革命的潮流真是急劇得很，落後的中國社會已經走到一個最重要的階段了。因為是落後的原故，所以社會鬥爭的現象，不似歐洲社會的那般單純。我們國內有殘餘的軍閥，有殘酷的，愚蠢的封建資產階級，有被剝削到極點的勞苦羣衆；國外有專門侵畧我們的帝國主義，而這個帝國主義又與我們的舊勢力連合一起，共同壓制我們革命的力量，同時我們革命的力量就不得不向這種兩重壓迫下劇烈的攻擊。……這真是五花八門，無奇不有；頭腦稍不清楚的人，就不容易來認識我們現在的社會生活。中國的革命已經與世界的革命混合起來了，中國的勞苦羣衆已經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。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，已經不是辛亥以前的中國社會了，因之，近兩年來的中國革命的性質，已經不是單純或民族或民權的革命了。倘若有人以國家主義的文學爲革命文學，這也未免是時代的錯誤，根本與現代中國革命的意義相

違背。

我們的革命文學應極力暴露帝國主義的罪惡，應極力促進弱小民族之解放的鬥爭，因為這也是時代的任務，但同時應極力避免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傾向。中國的被壓迫羣衆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，同時就是對於舊社會制度的反抗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中國人反對外國人的問題。因此，不但以英雄主義爲中心的作品，不能稱爲革命文學，就是提倡什麼國家主義的作品，也不能入於革命文學的範圍。

那嗎什麼是革命文學呢？革命文學的內容是怎樣的呢？

革命文學是以被壓迫的羣衆做出發點的文學！

革命文學的第一個條件，是具有反抗一切舊勢力的精神！

革命文學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！

革命文學是要認識現代的生活，而指示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路徑！



車 廠 內

劉 一 夢

一

下了一天鬱沈的雨，到晚來才算止住了。夜色是非常的黑黯，天空還是濃陰得可怕，被雨洗過後的馬路，水汪汪地潤溼，却一點泥濘沒有，在黑黯中閃出晶瑩的光，和電燈相映，可以照出行人的影像。馬路上顯得異常的荒涼和冷淒，除有時駛過幾輛汽車外，很少見有行人的蹤跡了。天氣也隨着這陣雨而起了變化，成為真正的嚴冬，透入肌骨的冷風颼颼地吹着